

下

浮朱谣

雪灵之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下

浮朱谣

曹灵之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朱谣:全两册/雪灵之著.--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6

ISBN 978-7-5596-0053-0

I . ①浮… II . ①雪…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8043 号

浮朱谣:全两册

作 者:雪灵之
出 品 人:唐学雷
责任编辑:孙志文
装帧设计:蜀 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34千字 889mm×1194mm 1/32 印张:12.5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0053-0

定价:48.00元(全两册)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68210805 64243832

CONTENTS
目录

<<< 上卷

082	075	069	064	059	054	048	042	036	030	023	016	011	006	001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步步有心	萤火之光	难言寸心	江山无情	当面不识	落花有意	祸起萧墙	无足轻重	大晏太后	瑞雪丰年	花容月貌	燕王殿下	改头换面	永不超生	罪不容诛



173 167 161 155 148 141 135 129 122 117 112 106 101 095 088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强人所难	记忆深处	无字天书	恍有所悟	同心同德	矫枉过正	知难而退	同路而行	藏光隐芒	天生丽质	何以为惧	高临春汛	目之所及	真假虚实	有事相求

<<< 下卷

277 270 262 255 249 241 234 227 220 213 205 200 193 186 180

第三十一章 龙墙迷梦

第三十二章 猜测有凭

第三十三章 禁宫夜宴

第三十四章 晦暗角落

第三十五章 侧妃之位

第三十六章 何索何求

第三十七章 宁愿误会

第三十八章 心有疑窦

第三十九章 变生肘腋

第四十章 一波三折

第四十一章 生而有罪

第四十二章 浮华背后

第四十三章 无力挣脱

第四十四章 心有所系

第四十五章 星火引燃

377 367 361 354 348 342 335 329 323 316 310 303 296 289 283

第四十六章	各有缘法	283
第四十七章	心生贪念	289
第四十八章	棋差一招	296
第四十九章	各安天命	303
第五十章	此心永记	310
第五十一章	所有疑问	316
第五十二章	一场空梦	323
第五十三章	苦乐因情	329
第五十四章	似温似寒	335
第五十五章	秋夜祭礼	342
第五十六章	言外之意	348
第五十七章	羌笛黄花	354
第五十八章	尘土归虚	361
第五十九章	妒恨成毒	367
第六十章	雪满郾都	377



中午的时候，天气已经很热。斓丹开了房间的门，又把临园的拉门开到最大，过堂风带进来一些花瓣，斓丹倚着高枕，默默地看花瓣随风而来，又牵牵绊绊地随风而去。

整个院落很安静。正是烈日当空、饭后生倦的时刻，除了院中的海棠枝叶在风中沙沙作响，别无他声。

申屠锐又和紫孚一起出门了，院子里只剩她，怎么可能不安静？申屠锐向她解释过，他和紫孚出门可以看作去办公，让她不要多想，而且她也知道他们去办什么“公”。不仅是寻找男婴那么简单，申屠锐又不是傻子，想骗过他，如何把孩子神不知鬼不觉地换进换出，如何掩灭相关人的口，把换出来的孩子送到哪里……不用说，又是一堆棘手又血腥的阴谋和秘密。三个月的时间，绝对算不上充裕。

所以，申屠锐和紫孚很忙。

有时候一同回来后，还要再到申屠锐的房间，嘈嘈切切地低声商量。她故意去打扰，无视在房门外把守的两个宫女昂然往里面闯。宫女

应该被指点过，并不强硬拦阻她，而是高声问好，屈膝行礼，挡一挡她的脚步。这套把戏斓丹在深宫里看得熟了，无非就是拐个弯通知屋里的人。等她进屋的时候，果然申屠锐和紫孚好整以暇，申屠锐笑咪咪的，紫孚还是一副矜持得似笑非笑，抿嘴不语。这种时候，被他们排斥在外的感觉最强烈。

斓凰是个手段高明的人，尤其在识人用人上，她似乎摸到了申屠锐的喜好。紫孚刚来的时候，申屠锐对她的冷漠和厌恶是那么明显。仅仅过了一个月，他的变化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斓丹却看得分明。

起初，她闯进去的时候，申屠锐会不动声色地对紫孚说：“你先去吧。”

后来，他的话就变成：“你先去吧。”

这一字之差，却有千言万语的区别。申屠锐已经不再单纯地把紫孚看成下人，更别提眼神和表情的细微变化。

谈笑之声远远从过道里传来，申屠锐和紫孚一起回来了。斓丹的脸色一沉，她没听错，是紫孚在笑，那传到耳中的笑声，肯定不是那种她平日引而不发的假笑。申屠锐说了什么，引得紫孚发出正常少女的笑声？说不定整个人都花枝乱颤了吧！

声音一路从她门口经过，直奔申屠锐的正房，果然还没说够，又要一起慢慢说。

斓丹忍不住狠踢了脚边的被子一脚，被垛松散，倒了下来。

丫鬟正捧着一个满满的托盘进来，看见斓丹踢倒被子，嘴角微翘，很知趣地没有整理的意思，而是从容放下东西，告知道：“王爷说，这是你晚上赴宫里赏花夜宴的穿戴。”

斓丹反倒有些不好意思，神色有些尴尬地瞟了瞟托盘中的衣服，皱眉道：“没有其他颜色的吗？”又是那种她几乎穿了一辈子的淡鹅黄色，虽然这是春衫常用的颜色，但她很讨厌，觉得穿上它就像朵洗过的油菜花！

丫鬟淡淡的笑容里全是心领神会，“那就得去问王爷了。”说完便退下了。

斓丹愣了一小会儿，申屠锐讨厌，他的丫鬟也讨厌！全都鬼精鬼灵的！

她闷闷地起身，绷着脸像是要去找谁吵架，一路走过檐廊。那两个像门神一样的宫女又假惺惺地屈膝问好，帮她推开房门。申屠锐怕热，房间里早早地就放了冰，斓丹走进去被凉气冲了一下，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申屠锐正坐在书案后写东西。紫孚神色恬静地站在他旁边，熟练而优雅地磨着墨。书案上放了几支花团锦簇的丁香，紫色淡雅，幽香扑鼻。两个容颜出挑的人，一个专心笔墨，一个红袖添香，那场面悦目静好，宛如一副动人心弦的画卷。斓丹也看呆了，因为真的很好看，垂目凝神的申屠锐看起来是那么陌生，沉稳睿智，都不像夜夜睡在她身边那个嬉皮笑脸的人了。

申屠锐写完了一行字才抬眼，瞥了眼斓丹的脸色就知道她又犯了醋劲，故意冷冰冰的。“又怎么了？”他拖长调子明知故问，坏心眼地要看她当着紫孚的面怎么说。

斓丹一颤，怎么？现在连叫紫孚走开都不肯了？要她当着紫孚的面和他说话？她决绝地扭头就走。

她刚走进自己卧房，申屠锐已经追过来，拉住她的胳膊，又笑又气，“你干吗！”

斓丹使劲甩他的手，问她“干吗”？嫌她打扰了他和紫孚吗？

“你这样吃紫孚的醋，反而会惹她笑话！”申屠锐压低声音，训斥她，“让她觉得好像我很在乎她似的！”

不得不说，申屠锐很会哄人，至少很会哄她，一句话说的……她倒觉得自己的确应该超然一点儿，不把紫孚放在眼里才对。

申屠锐瞧了瞧倒下的被垛，揶揄道：“哟，浮朱姑娘发了好大牌

气呀！”

斓丹有些不好意思，找借口说：“我不喜欢这件衣服的颜色！我要穿淡红色！”

申屠锐顿了一下，叹口气迁就说：“好——好，浮朱姑娘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伸手搂她，她也乖乖依偎在他怀里。

“申屠锐……”斓丹轻轻地喊了他一声，竟然鼻子一酸，眼睛刺痛，眼泪就流了下来。她想请求他，以后出门也带着她，就像那次去潼野一样形影不离，可是她说不出口。他要想带她，根本不用她提，而且就算他愿意带，她也不想参与斓凰这个残忍的计划。

可是，她更讨厌她和申屠锐之间慢慢介入了另一个人。

她本就是无根浮萍，依附在他身边才觉得有所仗恃。可申屠锐的心似乎并不像她想像的那般坚固可靠，至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竟让紫孚如此靠近。她的恐慌和不安，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别胡思乱想了，”申屠锐用下巴撞了撞她的额头，搂紧她，“晚上和我一起进宫，我不在的时候，一定要跟在我娘身边，知道吗？”

“知道。”斓丹点头。他不想把她送去申屠铖身边，那申屠铖对她的额外关注，又变成了另一种危险。

赏花夜宴设在春辉台。这是一座建在小太液池上的巨大水榭高台，两侧有长而曲折的石桥相连，正好跨在小太液池两岸。

小太液池岸边遍植桃李海棠，玉兰丁香……这些春天开花的树，泱泱花海，漫漫成林。夜晚，石桥上悬灯万盏，春辉台更是灯火通明，像一盏巨大的琉璃灯照亮整个小太液池水面，光亮投映到树林花海，更是说不尽的春光妩媚，富贵风流。取名春辉，已暗喻夜赏之意。

斓丹走在石桥上，远望水上琼阁，瞬间产生恍惚，似乎又回到属于大旻的春宴，一样灯火辉煌，一样歌舞窈窕，一样美人婆娑。

风吹动她的衣裙，红色的轻纱在夜风里摇摇曳曳，娇艳的颜色唤醒她的迷惘，她叹了口气，不止江山无情，这琉璃禁宫何曾有情？换了一

批人，照样还是天子人家，金宫玉阙。她看了看走在前面的申屠锐，虽步履从容，仍有些心事重重，不知道他的心事是不是和走在最后的紫孚的是同一桩？

所有的夜宴，都是相似的吧？斓丹安静地坐在太后和申屠锐中间，插不上话，为了不显得尴尬，只得假装入神地看歌舞献艺。主桌的座次应是斓凰安排，斓丹这个座位本是紫孚的，是刻意抬高紫孚的地位，而她则应坐在申屠锐和斓橙中间。入席的时候，申屠锐硬拉着她，把她按在这个位置上，别人也不好违拗他的意思，就这么各自安坐。斓丹知道，这觥筹交错间全是风刀霜剑，不是发小脾气的时候，自然要顺从申屠锐的一切安排。

参加赏花夜宴的诰命贵女照例很多，太后、申屠铖和斓凰敬过酒后，她们渐渐开始过来拜见敬酒，身在高位的几个人自然要寒暄交谈几句。斓丹还是被遗落在众人关注之外，也便有了机会细细端详他们。三嫂九嫂根本没机会坐上主桌，被撇在灯光偏暗的角落。斓丹许久未见，觉得她们连上次相见时的愤恨和急切都没有了，只是木讷地坐在那里，彼此间无任何交谈。这样的女人，宫里常有，是失去了所有希望，了无生趣的宫嫔最后的状态。以斓丹的经验，可能过不了多久，她们连这样的宴会都不能参加了，强撑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默默消亡在这幽幽深宫之中。

不管皇城的主人是谁，这样的女人永远不在少数。

与她们的日落西山相比，席间无数美貌少女如灿灿朝霞，她们眉目含情，水眸生辉，被母亲领着前来谒见申屠铖或者申屠锐。

是啊，管他皇帝是谁，王爷是谁，像这样满怀野心和希望的女人，也永远不在少数。

同样，生于皇室的女人们——她，斓凰，斓橙对这样的场面处之泰然，尽管这些姑娘们的眼睛漾漾生情地盯着她们的心上人或者身边人。这种冷漠淡定，也是宫中女子与生俱来的智慧与无奈。

申屠锐虚以委蛇地应付了一会儿，就坐回到斓丹身边，示意她给自己倒酒。

斓丹心情不好，冷淡地低语道：“你还没喝够？还要我倒什么？”

申屠锐凑过来，也不避讳众人的目光，揽住她的腰，在她耳边轻声说话，看似在说什么缠绵私语，其实内容很扫兴，“快救救我，你再不替我挡挡，我那个好大哥为了抗衡紫孚，会马上又塞个美女给我。”

斓丹心中一凛，怪不得有那么多姑娘对申屠锐大献殷勤，背后竟然有主使之入。

她赶紧倒了一杯酒，举到申屠锐面前等他接过去，没想到他埋怨地瞪了她一眼，使劲一勾她的腰，她向他怀里一扑，酒杯自然地到了他的嘴边。

申屠锐趁势喝下，看着斓丹的眼睛一笑。斓丹不知道他这笑是不是做给那些受申屠锐指使的姑娘们看的，但真算得上惊世绝艳、深情款款，浓情到近乎无耻。

他和没事人一样，斓丹却羞惭得快要抬不起头了。估计他们这一出，整个大殿的人都看在眼里了。

斓丹的眼睛都不知道往哪儿看好，慌乱间竟撞上太后的眼神。她一愣，太后惊觉，故意高傲地转开目光。

简直无法理解！斓丹忍不住反复地想刚才太后的眼神，正常的母亲看儿子和一个女人这样放诞，至少会不悦不齿吧，可太后分明是欢喜而激动的。

歌舞渐至热烈，人们因相互敬酒，场面也变得活跃而混乱。斓橙一直冰冷着脸，此时趁乱已不知去向。斓凰和申屠锐各有所忙，就连申屠锐和紫孚也不见了，主桌上只剩太后和斓丹。

太后起身，斓丹想起申屠锐的嘱咐——他不在的时候，要紧跟在太后身边。她不敢大意，毕竟深宫是个转瞬间就能吞吃一个人的地方，也赶紧跟上太后的脚步。

太后对她的靠近心领神会，淡然道：“和我一起到外面走走。”

宫女和太监们不敢打扰她们谈话，远远地提着灯跟随在后。其实不必，她们一路也没说什么话。

一路沉默着走过石桥，来到密密匝匝的丁香林，香气浓烈，熏人欲醉。

“看见锐儿对你笑的样子，我就想起他爹爹。”太后停步，抬手拂过面前的一团花球，解释刚才自己的那个眼神。

湖边有灯，斓丹清楚地看见太后那并未显出老态的柔美手掌，食指上有一块明显的伤疤，从指尖绵延到指腹。这只纤长美丽的手轻抚着花朵，手的主人却好像因为提起了那个人而陷入回忆。

斓丹不敢打扰她，也努力回想安国公的样子。他死的时候她还太小，毫无印象，不过能有申屠锐这样儿子，他的容貌必定极其出众吧？

“看来……锐儿是真的很喜欢你。”太后很快从回忆中醒来，淡淡地一声叹息。手却一用力，无情地折下一朵丁香花球，语气随即也变得冷酷，“你若是让他伤心了，我第一个要你的命！”

斓丹无语，只得苦笑应是。

果然还是母亲的思维，自己的儿子最宝贵。太后也不想想，就申屠锐那个心机智计，她有什么能耐伤他的心？

第三十四章

晦暗角落

任何夜宴的精髓，永远不是筵席本身，就如同任何摆在台面上的事情都不是重点一样。酒酣兴高的繁花夜赏，才是所有人进宫来的目的。

湖面倒映灯火繁花的琉璃世界里，无数朦胧的情感萌发牵绊，半夜私语的誓言或许会改变彼此一生。

湖畔的树林里尽是公子贵女们的窈窕身影，如此阔大的皇城一隅似乎都被填满，长辈们识趣地聚集在一起陪太后闲聊解闷，不去打扰年轻人的夜赏兴致。

斓丹陪着太后坐了一会儿，就被诰命们的眼睛盯得受不了了，也难怪她们，只有她还在，其他人全都不见了。斓丹起身踱开，假意去看旁边花开正好的桃树，渐渐远离这些眼光如刀的中年贵妇们。直到桃林深处，斓丹才舒了一口气，以前的夜宴中，她是可有可无、无人关注之人，卑微凄凉。原来被人这么盯着看，更加难受。

“……有人来了，臣女先行告退。”轻声甜美的辞别，从桃林更深处传来。

斓丹一惊，知道自己又无意中惊扰了鸳鸯。不等她含愧避开，一个俏丽的少女带着她的侍女从暗处走了出来，经过她面前的时候还规矩地屈膝行了个问安礼。斓丹略显尴尬，觉得很对不起她，又不知道说什么好，正待还礼却被随后走出来的申屠铖引得一愣。

这是在元宵灯庆后，第一次与他独自相处。姑娘带着侍女快步离去，只剩她和申屠铖，斓丹瞬间心慌无措。

“浮朱？”申屠铖的语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正经而平静，绝对不带那种意在言外的暗示，“你怎么在这儿？”

或许因为身处幽暗，感觉有天然的庇护，斓丹很快镇定下来，她凭什么怕申屠铖？非要计较对错恩仇，申屠铖欠她良多，没道理她这个债主每次都闪闪缩缩。

“随便走走。”她淡漠答道。

申屠铖笑了笑，毫不避讳地直直看她，“你变了。”

斓丹的心跳剧烈加速，难道他知道了？

“上次见你，你还没喜欢上申屠锐。”申屠铖浅笑叹息，“现在……你的心全在他身上了吧？”他虽是在问，却无比肯定。

斓丹暗自松了口气，心还是跳得厉害，没精力应付他这些没什么实际意义的话。

“你放心。”申屠铖抿嘴，“既然你心有所属，我自然不再强人所难。我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他抬手摘了朵桃花，在指尖轻轻地转。

斓丹听了这话，沉沉地看他，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做到的，没闪躲，不心虚，直视着他。“你是真心喜欢贵主吗？”她学着申屠锐的语气，单刀直入地问。脑子里回想起他和斓凰在太慈宫互相搀扶时的相视一笑，若说毫无情感，怎么会有那样的眼神？

申屠铖转着花朵的手骤然停住，眼睛审视地看着她。斓丹硬撑着没有躲开，也许看惯了申屠锐的眼睛，她再不觉得申屠铖的眼睛好看。尤其其他黑眸后的阴霾冷酷，让他的眼瞳一点儿都不清澈。这是一双她曾经

无比迷恋的眼睛，现在再看，满满的疏离阴暗。

“我也不是很清楚。”申屠铖很迷惑，也很诚实地回答，眼神垂下去，像看着手里的花，又像出神，“有时候觉得很喜欢，有时候又觉得很心寒。”话说出口，他一愣，像猛然醒悟般自嘲地笑笑，扔掉了花，“我怎么和你说起这些来了。啊……”他微微张嘴，点了点头，想通了什么似的，“因为你变成我不可能拥有的女人，反而能说说心事了。”

斓丹无言以对。

“唉……”他苦恼地叹气，随即又诡异地笑起来，笑容让斓丹不寒而栗，“不知道我以前就有这毛病，还是当了皇上才这样，什么东西一旦搞到手，就不喜欢了。”

斓丹不自觉地惊怖后退了一步。

“啊，”申屠铖安抚地向她点点头，“你不要怕。虽然你对我的吸引力很大，但是小锐的东西，我是不会抢的。他是母后心肝宝贝一样的儿子，就算报答母后的恩情，我对小锐也会很好的。”

要不是申屠锐和她说过太后和他们兄弟二人的事情，申屠铖这句话恐怕斓丹不会理解得这么透彻，太后对他这个流亡的北漠质子的保护和养育之恩情，他还是感恩至深的。

和任何一个城府极深的人一样，稍微吐露一些心事，哪怕是最无关紧要的部分，申屠铖也像受到了伤害一般，大失常态地匆匆离去，不复潇洒周到。

斓丹呆呆地立在花荫之下，细想申屠铖的话。怪不得他转瞬就对三嫂和九嫂弃如敝屣，原来是因为她们的心被他收服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不小心踩了地上的树枝，“啪”的一响。斓丹一惊，抬眼看时，隐约是紫孚快步穿行在花枝之间远去。

斓丹皱眉，紫孚这是要去哪里？莫不是要去见申屠锐？

一晚上都没见申屠锐，斓丹早就觉得不对劲，不管紫孚去往哪里，必定是隐藏秘密的地方。